

萨珊王朝印珠试论^①

尚磊明

内容提要：萨珊王朝的印珠既继承了两河流域和古波斯的印章传统，还受到希腊罗马印章文化的影响。本文从萨珊王朝印珠文化的传承、材质、工艺、形态与题材等几个方面进行描写分析，考察其形制、功用、构形特征与美学价值，试图勾勒出萨珊王朝印珠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萨珊王朝 印珠 工艺 题材 艺术

一、引子

印珠是一种刻有图案或文字的圆筒或圆柱形的印章。印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下则见于萨珊王朝、印度等，绵延数千年；空间上则东到地中海，西到印度，北至高加索，南到埃及、印度河谷，地域广阔。印珠按外形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滚印（也叫柱印）、章印、“Scarab”（圣甲虫印，古埃及所特有）、“Intaglio”（印章戒指，古代希腊罗马的戒指和项坠）。

印珠文化的时间延续长，空间范围广大，可见印珠虽小，却承载着多个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社会、文化等，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萨珊王朝，或称萨桑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国祚始于公元224年，亡于651年。萨珊王朝的印珠是西亚印珠中比较有特点的一类，本文尝试对萨珊印珠进行系统考察和客观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面貌、特点等，力图准确揭示出萨珊印珠的整个面貌，为丰富印学理论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材料。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萨珊王朝的印珠传承

印珠最初可能是图腾，后渐渐发展为家族徽记，再后来变成文书上的封泥印章。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萨珊王朝的印珠一方面延续了两河流域、古波斯的印珠文化，另一方面还受到希腊罗马印章制度的强烈影响。下面我们对这三支脉络略作梳理。

1. 两河流域的印珠传统

两河流域出现最早的是陶印。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新石器群落曾出土距今约8000年的小陶

^①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绍兴碑刻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5NDJC011Z）、高校古委会项目《绍兴碑刻文献校法与研究》（项目编号1657）的研究成果之一。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印数枚（图1^①），现藏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博物馆。这些陶印都是几何图形，与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时期陶文（图2^②）应该是同性质的刻符。

两河文明东南迁移之后，公元前6000年的今叙利亚北部一带使用滑石或绿泥石一类软石制作印章（图3）。或有穿孔，以佩戴在身上。城市文明出现之前，两河流域一带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石质印珠常有发现，却不成大观。

苏美尔人建立了早期的城市文明，发明了新形式印章——滚印。它的材质既有绿玉髓、蛇纹石等，也有阿富汗的青金石。滚印是用以覆印在泥版文书上。滚印常常被穿孔缀于珠链作为护身符和装饰，如王后普阿比的滚印（图4）就是如此。苏美尔时期的滚印上，最早开始加入楔形文字。

阿卡德帝国深受苏美尔文明的影响，滚印的使用上也是如此。滚印上加入了叙事性的神话内容，其上的神祇也开始标准化。

后来，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伦。古巴比伦的滚印沿袭了阿卡德帝国的特点，以神祇为主。中巴比伦时期，在材质上大量使用了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赤铁矿。在风格上，砣轮的使用使得这一时期的滚印在线条上笔直利索（图5）。稍后的新亚述在风格上与中巴比伦极近，征战内容较多（图6）。

公元前7世纪，新亚述和新巴比伦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印章形式——锥体印章。其形制有两种：一种印面为八边形（图7），另一种的印面为椭圆形（图8）。

2. 古波斯的印珠传统

波斯主要指伊朗西南部地区，以“Persis”和“Parsa”闻名。最早提及“Parsa”是在公元前844年亚述国王沙拉漫尼撒三世的文献。波斯是众多古代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民族。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推翻了米底部落的统治，建立了古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在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时期，古波斯帝国达到鼎盛，其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000万人口，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阿黑门尼德王朝征服两河流域时，正是皮革等新书写材料开始应用的时期。平印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同时，两河流域流传下来的滚印仍然在官方文书中得以运用，所以锥体（图9）和滚印（图10）都在波斯帝国通行。其后的帕提亚帝国印章资料较少，我们不予论述。

萨珊王朝是波斯的最后一个帝国。萨珊王朝是波斯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亦是波斯自阿黑门尼德王朝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为了恢复阿黑门尼德时代的繁荣，不仅仅仿效它，而且展示出惊人的活力，形成了伊斯兰艺术的一些要素。

由于历史地理等关系，萨珊王朝的印章文化继承了自公元前4000年就有的两河流域和古波斯印章文化的传统。

3. 希腊罗马的印珠传统

希腊的前文明是位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克里特人使用的印章多为形制不一的珠子（图11），还有一种剖面近于三角形的珠子。后来的米诺斯人使用玉髓、玛瑙等半宝石做印章

① 文中图版不再出注者，皆引自《珠子的故事》《7000 years of seals》两书。

②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2)。米诺斯人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制作黄金或其他贵金属的印章戒指，这可能与金属工艺的发展有关。

迈锡尼文明是希腊晚期青铜文明。迈锡尼的黄金工艺与米诺斯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其黄金印章戒指(图13)的题材和形制源自米诺斯。迈锡尼人制作的半宝石印章、印珠不多，这与模铸工艺的大量使用有关。

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开始制作圣甲虫形制的印章(图14)，题材多借自埃及。不过，材料、工艺都比埃及更加精致。公元前5世纪开始，希腊人延续本土古老的印珠传统(图15)。这些珠子从形制到题材都是古老的米诺斯类型。希腊人最早在宝石和半宝石的印珠上刻画人物肖像(图16)。

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学会了希腊人的半宝石精细工艺，有过之而无不及。罗马人也制作玻璃的印章戒面，题材除了神话和传说，大量的是人物肖像，特别是罗马帝王肖像(图17)。罗马人的玻璃工艺较为成熟，并以之制作印章戒面(图18)。

三、萨珊王朝印珠的形态、材质和工艺

西方学界把萨珊印珠归类于属于希腊罗马的“Intaglio”（印章戒指）。整体而言，萨珊印珠的形状深受希腊罗马印珠的影响，其工艺及风格大都保留了两河流域及波斯的印珠传统，而且在中后期融合三者形成其特有的指环形印珠。

1. 形态

萨珊王朝早期的印珠大部分是印章戒面。所以，萨珊印珠的制作最早应该是受到希腊罗马“Intaglio”这一类印珠的影响。希腊罗马印珠则是继承了自地中海早期文明流行的圣甲虫印及其简化的形态。也有一小部分萨珊印珠是沿袭了阿黑门尼德帝国时期的多面体和带柄章印，因此在萨珊印珠中也可以看到六角型或者长方形的印珠。亚述时期的金字塔形印章在萨珊印珠中没有见到。

萨珊仍然存在两河流域文明中一直延续使用的滚印，只是数量较少，而且已经基本失去了滚印原来的实用功能，只是作为缀饰、串饰等装饰品存在。

半球形印珠是萨珊印珠的典型器，也称为指环形印珠。最为常见的印珠形态是其中有一个口径较大的穿孔。这种类型的印珠是Intaglio和印章相融合的产物。它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早期的半球形印珠只是留有一个小孔可以串绳子，便于佩戴在身上；到后期则发展成为可以直接套在手指上的环形印珠（图19）。环形印珠的背面通常都是磨光的，有时也会有一些人头或者眼睛之类的雕刻。

2. 材质

萨珊印珠的材料主要是各种半宝石、宝石，包括玉髓、玛瑙、玻璃、碧玉、青金石、石榴石、红宝石之类。玛瑙、玉髓、碧玉和石榴石是制作印珠的主要石材。

另外，两河流域印珠一直使用的传统材料黑铁矿石仍然大量使用。两河流域的一些印珠风格也得以传承下来。

由于伊朗高原的宝石矿产资源十分匮乏，除了黑铁矿这类当地常见的矿石外，其他大部分石料



图18



图19

都需要依靠进口。比如玛瑙和玉髓小部分来自希腊，大部分则是从印度进口的。青金石则是来自阿富汗山区。由于质地脆弱，伊朗本地的绿松石很少用来制作印珠。

金银这类贵金属也是印珠的主要材质之一，不过萨珊王朝的贵金属主要用于首饰，贵金属类的印珠并不多见。此外，萨珊王朝也把陨铁应用于制作印珠，由于原材料少，所以这类印珠的数量也极为有限。

萨珊王朝的工匠发明了吹制法，玻璃形制精美多样，但是萨珊的玻璃印章却很少见。无论从硬度还是耐久度来看，玻璃都远远比不上半宝石和宝石，这应该是其被弃用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希腊罗马的印章戒面大量使用玻璃。

3. 工艺

公元前3000年，弓钻应用于印珠制作。加喜特王朝时期，砣具已经有所使用。公元前15世纪，小亚细亚的米坦尼文明把砣具和钻具结合起来制作滚印。新亚述时期，砣工加钻孔的工艺已经趋于成熟，可以制作出精美的印珠。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也使用砣工加钻孔的手法处理印珠，还出现了交叠使用大小钻孔来雕刻抽象图案的风格。

阿黑门尼德王朝和米坦尼文明两者之间的工艺是否有继承关系，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在印珠艺术风格上，萨珊王朝与阿黑门尼德王朝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有许多希腊波斯风格交融的印珠，而萨珊时期的印珠中这种风格也不少见。

萨珊工匠使用砣具较多，钻具常常用来雕刻脸部细节，如鼻子、发卷、头饰上的珍珠等；管钻可以打出半截圆弧，所以用来雕刻弯月、嘴唇等。但是，也有一部分萨珊印珠的雕刻没有使用任何高级工具。制作印珠时，工匠先用钻具钻出圆坑作为人物或动物的头或身躯，然后在代表躯体的坑内用砣具刻画动物的羽毛、肌肉、衣物、纹饰等，在代表头部的坑内用点和线刻画五官，再用砣具以阴线刻画四肢。

可以说，萨珊时期的印珠不仅形制工巧精美，而且在工艺等方面也更加趋于成熟，还形成了独有特色的环形印珠。

四、萨珊王朝印珠的题材

萨珊印珠印面的图案题材极为丰富，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题材包括植物、动物、人物等等。另外，萨珊印珠还经常出现铭文，用以解释这些图案。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植物

萨珊印珠的植物题材并不多见，出现的几例郁金香、石榴都与古波斯文化或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密切相关，有着特殊意义。此外，有研究者称还有玫瑰出现在萨珊印珠上，笔者搜检未得，阙如之。

1. 郁金香

郁金香产自波斯，至今伊朗仍被称为“郁金香的国度”。在古波斯，郁金香的花朵象征着圣洁和尊贵，常常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仪式上使用。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记载，上古时期



图20



图21



图22



图23

伊朗义军领袖法里东打败暴君蛇王佐哈克之后，在其登基加冕的仪式上焚烧郁金香，以示庆祝^①。伊朗勇士鲁斯坦姆遇难后，侍者焚烧郁金香，为英灵祈福^②。郁金香除了用作祈福和染料之外，还用为食物香料，但一般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用。到了萨珊王朝，郁金香多为贵族使用，故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单头的郁金香图案的印珠（图20、图21）是比较常见的植物题材印珠。

2. 石榴

古波斯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其榴籽晶莹，象征了多子、丰饶。《古兰经》里称石榴为“天堂圣果”，认为每个石榴中有一粒种子是来自天堂。古波斯人崇拜的阿纳西塔女神，手执石榴象征丰收，这种图案常常出现在萨珊王朝的金银器上。

石榴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具有神圣意味的植物之一，也是仪式中经常用到的植物之一。教徒临死前除了祈祷外，还要在嘴里灌胡摩汁，表示死者的灵魂永垂不朽。有时候胡摩不好找，就以石榴代替。另外，教中还有净礼，受礼者需要咀嚼石榴叶，寓意多子长寿。

萨珊王朝印珠上的石榴主要有两种：单头石榴和三头石榴。图22这枚印珠图案很像火坛，但是火坛不会有三团火焰，而应该就是一朵单头石榴花。三头石榴花又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典型石榴花的造型特征，三朵石榴花比较真实，每朵都有三个花瓣，是这一时期石榴花的代表形象。图23是宁夏固原史河耽墓出土的一枚宝石印章，主题为一头卧狮，狮后有树一株，上分三叉，顶生三朵石榴花。印章周边有吉语铭文，意为“自由”、“繁荣”、“华福”^③。图24为大英博物馆所藏萨珊王朝的宝石戒面，狮子向右站立，背后是三头石榴花。另一种为简约型石榴花，石榴树以及三朵石榴花都以略粗的弧线代表，花瓣则作省略，如图25所示。

（二）动物

萨珊印珠中，动物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题材。许多动物的形象都在印珠上得到表现，大部分动物题材都有一定的宗教象征意义。我们以印珠数量最多的狮、羊、马、蛇、牛来说明。

① [伊朗]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第1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② [伊朗] 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第4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③ 郭物：《固原史河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第97页。



图24



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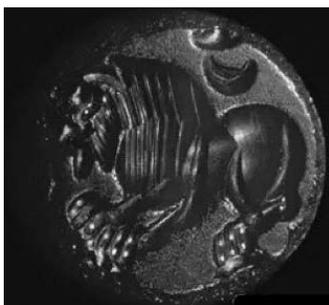


图26



图27



图28



图29



图30



图31

1. 狮子

狮子是萨珊印珠中比较常见的一类题材。琐罗亚斯德教义认为狮子是太阳和光明的象征。因为狮子是女神阿纳西塔的坐骑，同时也象征光明神密特拉的力量。萨珊印章中狮子的姿态较多，或行走，或卧伏，或蹲踞，或侧视。图26就是表现狮子奔行的图案。公狮最大的特征是带有鬃毛的脑袋，萨珊工匠有时只刻画一个狮头，如图27。

狮子还与猎物一起出现，以突出其威武，如图28。但与人类一起出现时，就沦为了猎物，用以彰显武力。

2. 羊

萨珊印珠中的羊很常见。羊行或立，姿态不一。羊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是重要庆典或者祭祀活动的主要祭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为祭品的羊被慢慢神化而代表王权。

图29下部的线代表着一个器皿，羊头作为祭品放在这个器皿上，羊颈的根部左右各有一只翅膀，翅膀下可以看到一些类似鸟类覆羽的小线条。整个图腾描绘的是一个高级别的祭品。

图30中的羊高贵祥和，步态从容，一派王者之风。这只羊的颈部还配有绶带。此外，羊角图案经常出现在萨珊国王的王冠和盔甲之上，羊首饰器出现在国王的宝座上。羊还经常被描绘成佩戴绶带的形象，这也是其被认为是王权象征的证据之一。

3. 马

萨珊印珠中，马也很常见。马的形象比较简单，但是健硕而温顺的特征较为明显，萨珊工匠熟练的技巧赋予了这种动物特点鲜明的品质，如图31、32。

除单独出现外，马还常常作为武士或牧师的坐骑出现，如图33。此外，马还有一种特殊的题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



图38

材，即作为琐罗亚斯德教中太阳神密特拉的坐骑，同时也是其神圣力的标志。

4. 蛇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祖尔万被认为是产生善恶两大本元的源头，是无始无终、创造万物、毁灭万物的时间。祖尔万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是作为永恒时间之神^①。它往往被描绘成一条环绕的巨蛇，代表着原始混沌。它不属于善恶任何一方，而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存在。在萨珊时代，衔尾蛇还被认为是代表了日食。琐罗亚斯德教的世界观中，衔尾蛇代表了时间之神祖儿万，而狮子则象征了太阳，两者常常共现。图34这枚印珠图案反映的就是萨珊波斯人的这样一种认识。

5. 牛

牛是萨珊印珠上常见的题材，通常我们见到的图案都是瘤牛，如图35。这是一种被人类长期驯养的牛种，其背脊上有一个瘤状突起，用于储存脂肪，主要分布于印度和伊朗。有些萨珊印章图案是正面描绘的瘤牛，其特征是耳朵很大，如图36。

瘤牛种群进入伊朗高原很可能早在人类文明繁荣之前。无论是驯养难度还是环境适应能力，水牛和野牛都比不上瘤牛。正是由于瘤牛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萨珊王朝的印珠才以其作为主要的动物题材。

除以上这些典型动物外，萨珊印珠上偶尔也会出现熊，其短尾和全身长毛的特征很明显，象征意义不明。狗在拜火教仪式中具有驱邪和净化的作用，在印珠上只和“盖约马德”题材一起出现，极少被单独表现。狼则是害兽，通常被认为是恶魔的帮凶，但是一些罗马主题的萨珊印珠上会表现母狼喂养罗马路斯的场景，无疑是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在萨珊艺术中，野猪也是狩猎场景中经常

^①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6页。

出现的动物，不过没有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那么普及。有些印珠上，一些哺乳类动物也以肩像的形式出现，如牛、狮子、羊、鹿等，有时底部以翅膀状纹饰承托。这些动物可能在萨珊人心目中有着比较特殊的象征意义。印珠上的鸟类品种也较丰富，从大型的鸟类如鹰、鹤，到小型的雀类都有表现。其中隼有着比较明确的象征意义，代表了战神瓦赫兰的一种变化，也和灵光神有关。

（三）人物

萨珊印珠上的人物形象可分男女两类，分别有本族和异族之分，图形上有肩像和全身像两类。萨珊印珠上人物全身像不多见，主要是国王、武士和牧师的形象。平民没有富足的财货，通常也都没有作为封印的印珠。

1. 男性

肩像表现的多为印珠主人的肖像，印珠四周的波斯铭文指明其姓名或官职等。肩像对于人物脸部和首饰的细节描绘略多一些。全身像表现的则是国王和牧师。

（1）本族

萨珊印珠上的男性人物通常佩戴皇冠、帽子，有时还有辫子和耳环等。图37这个人物是财政大臣，头上佩戴了拱起的织物帽，帽顶上镶嵌着珍珠，还点缀着徽记头冠，脑后扎了许多小辫子，还有络腮胡须，戴着耳环，是典型萨珊贵族的一幅装扮。头像的四周为波斯铭文“塔巴里兹的财务官”。图38所戴头冠与前者类似。希腊人最早开始使用束发带和头箍，帕提亚人沿袭了希腊人的这种风尚，到了萨珊则成为贵族常见的头饰了。有些印珠上的头箍刻画得太过简洁，所以无法分辨是软性束头带还是硬的头箍。有些印珠中的萨珊人脑后有许多小辫，或者一个大辫子，特点很鲜明。

萨珊王朝普通男性贵族的形象在印珠上也较常见。图39、40即为这类印珠，人物的头饰比较简单，保留了帽子和辫子的特征，只是较为简单，有时还戴着耳环，其他装饰很少。这种头像简单明了地表现出大部分萨珊波斯人的真实形象。

（2）异族

有些肩像是卷发且不留辫子的人物，完全不同于萨珊波斯人的装扮特征。这些人物可能是由罗马迁居而来，或者是被占领的原罗马帝国版图内的居民。贵霜王朝受萨珊王朝的影响，在雕刻手法上类似，但是印珠上的波斯铭文无疑可以区分两者。图41的男性头像卷发而无须无辫，还穿着罗马式的斗篷，是典型的罗马人物。四周为波斯铭文。图42人物光头且佩戴耳环，人像底部有翅膀状装饰，人物前方是波斯铭文。可以判断，人物形象是典型的白匈奴人。

印珠上的男性全身像可以分成真实人物和神话人物两类。神话人物我们放在宗教部分论述。真实人物的印珠主要通过持物或动作来表明其身份，有时会详细刻画人物的服饰和冠式等，不过脸部等细节较为省略。

男性祭司是印珠常见的题材，大都为全身像。祭司或手持一对引火木，或举起双手做祈祷状。这种形态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印珠上也可以看到。图43，牧师站在火坛前面，举起双手并手握引火木。牧师身后有星星。图44，两名祭司举起双手并手拿引火木面对着中间的火坛祈祷，左面祭司身后还有一柄长矛。

除了地位尊贵的祭司全身像之外，还有一些国君和上层贵族的全身像。图45为男性立像，脚下



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图44



图45



图46

踩着倒下的敌人。依据雉翅冠可以推断，印面人物应该是萨珊皇帝巴赫兰二世，该件印珠是迄今为止得到确认的唯一一件萨珊王朝国王印珠。图46为婚礼契约主题，盛装男性坐在罗汉榻上，一位女性进贡一盘果实。四周波斯文铭文为“愿神助我”。

2. 女性

萨珊的女性不能直接拥有财产，在丈夫、父亲或兄长健在的情况下，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和中国的情况有点相似。大部分普通女性甚至贵族女性在资金匮乏、身份低微的情况下是很难找到人为她们制作专门的肖像印珠的。萨珊印珠上表现的女性题材可分本族和异族两类，形象有三类：女性肩像、女性全身像和阿纳西塔女神^①。

(1) 本族

相较于男性，萨珊印珠中女性肩像较少，铭文中经常会注明女性身份等。印珠上的萨珊王室贵族女性刻画得比较详细，尤其是繁杂的帽饰和配饰。图47为盛装男女头像，女性戴皇冠。四周环绕铭文“这件属于英达米迟，扎强塔的女王”。图48勾勒的是一位女性的侧像，发型、辫子、头饰、配饰都比较分明。由此可见，王室贵族的印珠在工艺上工巧精美，通过描绘其头饰及佩饰，表现华丽高贵的装束，以突显其社会地位。

非王室的贵族女性形象雕刻得比较简单。图49、50两枚印珠都简单地勾画出女性的配饰或辫子，不作细节上的修饰。图51为萨珊王朝晚期的印珠，这位女性的头发、发夹都以线条化的雕刻手法来表现。这种印珠雕刻工艺出现于公元6世纪前后。

^① 这一部分放在宗教内容叙述。



图47



图48



图49



图50



图51



图52



图53



图54

(2) 异族

图52这位女性人物束着几束辫子，戴着大号耳环和项链，扎着束发带或头箍，后面还有绶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印珠着力描画了雅利安人的面容特征，高耸的鼻梁，棱角分明的眉目等。图53是一枚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萨珊王朝宝石雕刻戒面，是一位佩戴夸张首饰的白匈奴女性侧面头像。

萨珊印珠中的女性全身像只出现在婚礼场面、“玛丽娅的会见”等固定题材，而且衣饰也很固定。这些印珠的拥有者是一些信仰群体，应该是来自罗马的天主教徒，所以人物装束通常是罗马风格。图54中男女手握着手，表示对婚礼契约的忠诚，有时候是两人手握一枚戒指。有时还会出现求婚的场面，一方单膝跪下并亲吻手背，如图55所示。相较于肩像，这类婚礼题材的印珠工艺要逊色不少。

(四) 宗教题材

萨珊王朝的国教是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以阿胡拉·玛兹达为最高神，崇拜日月星辰，对火尤为崇拜。《魏书·西域传》载：“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①中国的古文献称这种宗教为“火祆教”、“拜火教”，或简称“祆教”。萨珊王朝印珠中的宗教题材较为丰富，下面我们择要述之。

1. 圣火与火坛

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代表了至高神的指引，是善的积聚。现如今，伊朗的琐罗亚斯德社区依然

^①（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1页。



图55



图56



图57



图58



图59



图60



图61



图62

有专门保护火坛的房屋，而且火坛中的火绝对不允许熄灭。萨珊时期，火坛的构造更加繁复。图56萨珊印珠上的火坛，下部是一个梯形的底座，上面是类似倒梯形的火盆，中间以一根立柱支撑，立柱两侧还有两根交叉的物体，应该是辅助的支撑物。火盆中的火焰是以砮具打出的椭圆形，与真实的火焰有些距离。有的印珠上火焰为箭头状，有的甚至直接省略掉。

2. 新月与星星

与宗教相关的水文题材在萨珊印珠中不是特别多，主要有新月和星星两类。二者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占星符号，所以经常与祭祀活动一同出现。新月是萨珊印珠所独有的。萨珊印珠中，新月、星星经常与其他符号的组合出现，而且组合形式很丰富。图57中，新月、星星与火坛等一起出现。图58中月亮与羊、翅膀一起出现。这是因为羊在萨珊时期是重要庆典或者祭祀活动的主要祭品。图59中，新月与代表阿纳西塔或太阳神的翼狮共同出现。图60中，狮子向右站立，背上有新月，腹下有星星。

3. 祭司

萨珊印章中，祭司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则与火坛一起出现。而且祭司通常伴有固定的手势。图61中，祭司与火坛、星星共同出现，四周为波斯铭文。祭司抬起上臂，手肘弯曲，对着火焰张开双手，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经典动作。从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开始，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在印珠中就基本是这样的现象了。萨珊印珠上的祭司大都是全身像，有时持杖，这一点我们在人物印珠类中已有所论，不再赘述。

4. 女神阿纳西塔

萨珊王朝印珠上经常会出现一位美丽高贵的女子，她就是雅利安人崇拜的阿纳西塔女神。阿纳



图63



图64



图65



图66

西塔身着长袍，马尾辮及腰，有时带有披肩，如图62。阿纳西塔通常会手持一株植物，和阿纳西塔同时出现的还常有拱门、星星等等。

琐罗亚斯德教中，阿纳西塔是一位比较重要的神祇。对于古波斯人而言，她与阿胡拉·玛兹达地位相当。她既是水神，又是命运之神，还掌管月亮、星星、丰收和生殖等。阿纳西塔也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印珠上的她总是伴着妇女或儿童，以极其温和柔美的方式出现，如图63。另外，伴随阿纳西塔同时出现的还有形状奇怪的拱门，但已经脱离了门的形态，成为类似于绳子的样子，下面还有两条绶带，如图64。

总的来说，印珠上的阿纳西塔形象比较丰富，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5. 密特拉

萨珊印章中还有以太阳神密特拉为题材的印章。印珠图像中，密特拉的头部上方以许多条纹表示太阳向外四射光芒，有时还会有马出现，代表他的坐骑。图65就是一枚密特拉的印珠图像，天马与密特拉同时出现，上部还有波斯铭文。这个形象和罗马时期太阳神阿波罗乘马巡行的图像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受到希腊罗马阿波罗形象的影响。不过，两者也有差距，比如密特拉乘的是两匹马，而阿波罗驾驭的却是四匹马。

6. 盖约马德

萨珊印珠中还经常可以见到一个两手各握一柄木杖、身上长满毛发的形象，有时还会伴有一条小狗，如图66。西方学者认为这个人物是琐罗亚斯德教义所说的人类始祖盖约马德。然而在其教义中并没有对盖约马德相貌的描述。网上有位研究者称这个形象很可能是萨珊人描绘的猎户座，而且萨珊人似乎将这个星座想象为一个稻草人，与猎户座相邻的天狼星则被描绘为一条看家狗，伴随在它脚边^①。这类题材图案有时只勾勒出木杖和人身头发，极为简洁，如图67。此外，盖约马德题材的印珠一般形制都比较大，很有可能是徽记。

7. 以撒献祭

有些印珠上有祭司，有羊，有树，还有两条腿以及火坛的图像，然而火坛中并没有火焰，左上角还有一只手。这个题材来自于《圣经·创世纪》，即“以撒的献祭”。

^① 萨珊印谱：馆藏件大集合<http://tieba.baidu.com/p/3867006530>。



图67



图68



图69



图70



图71



图72

由于受到上帝的眷顾，亚伯拉罕晚年得子。后来，上帝试探亚伯拉罕，让他献祭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拉着驴车、背着柴火就要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故事的寓意是教化众人只有牺牲才能得到救赎。由图68可见，印珠中的这个内容与本事有不少差异，如驴变成了羊，柴火变成了树，以撒躺在火坛上，左上的手是阻止亚伯拉罕的神灵之手。

8. 翼牛、翼狮、翼马、翼人等

琐罗亚斯德教，幻想带翼的题材中比较常见的有翼牛、翼马、翼狮、翼羊、翼鹿，还有翼人。这些题材的来源多样，有些来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题材，还有一些是萨珊人自己创造的。

按照其教义，翼牛代表了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神造独一无二之牛”或“原牛”。其形象是在瘤牛题材的基础上辅以双翼，如图69。翼狮代表了阿纳西塔或太阳，通常为侧像单翼，如图70。翼马应该是代表太阳神密特拉，对萨珊人而言它有重要意义，所以雕刻比较精美工巧，如图71。翼牛还可以变化为人面翼牛，如图72。其象征意义未变，代表的依然是“原牛”或“神造独一无二之牛”。

琐罗亚斯德教中没有提及狮鹫或格列芬，但是鹰头和狗头格列芬都作为题材出现在萨珊印珠中，应该是巴比伦、亚述等文化传统的遗留。

带翼人形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萨珊印珠上，也有学者称之为羽人。由于翼人手中持有绶带，应该与萨珊王族有关。此类题材的翼人常常与其他题材一起出现，如图73。

翼人的传统源于叙利亚，叙利亚滚印上已经可以看到翼人。在亚述信仰中，鸟身神是一类低级神祇，主要负责生命树的采收。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吸收了亚述的文化，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教中也提及了生命树。

此外，萨珊印珠中还有一些来源比较复杂的幻想生物，如摩羯、摩伽罗、龙、哈皮。另有一些



图73



图74



图75

组合而成的类型，如有尾巴的人、鹿头公鸡、人头鼠、双面人，人面鹰等等。

9. 神手

有些特殊的萨珊印珠表现的是一只手，大拇指和食指处于并拢的状态，或者手指朝上，或者手指朝下，如图74、75。对此，目前学界有两种认识：阿纳西塔女神之手或佛手。阿纳西塔在古波斯人心目中地位尊贵神圣，而且在萨珊王朝她的形象被塑造得更为温婉柔美。手印在佛教中很常见，代表了佛教的各种教义，含义极为丰富。但是，佛教兴盛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而西亚崇信的是琐罗亚斯德教。这种题材的萨珊印珠并不少见，所以我们认为称之为“阿纳西塔之手”比较合理。

综合来看，萨珊王朝的印珠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古波斯、两河文明的印珠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希腊罗马印珠文化的影响。另外，贵霜王朝建立后，希腊与印度的艺术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形成了诸如犍陀罗、笈多等风格。在印珠制作上，贵霜艺术对于萨珊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人物肖像圆润而丰满，印度风格的装饰在萨珊印珠上经常出现，这些都可予以证明。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萨珊印珠无论是在风格传统还是工艺题材上都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印珠文化，可谓是集大成者。重视萨珊印珠文化，推动萨珊印珠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印章文化。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Dominique Collon: *7000 years of seals*, British Museum, 1997.
2. 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3. 胡忠良:《方寸阴阳：神秘的古代东西方印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4. 孙培良:《伊朗通史——萨珊朝伊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无眼者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b92de01019ae0.html印面上的萨珊之二——火坛和祭司的故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b92de01018utw.html印面上的萨珊之一——瘤牛的扩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b92de0101ces8.html印章上的萨珊之五——诸神记之狮子与蛇。
6.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2011年版。
7. 于可:《世界古代中期宗教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
8. 朱晓丽:《珠子的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